

论《霍华德庄园》与《达洛维夫人》的“联结”主题 ——两部小说中联结主题的对比研究

樊英波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提 要:联结是 E. M.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传达给读者的最重要主题思想。主人公玛格丽特费尽周折,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联结,因为这是现代英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无独有偶,几乎与福斯特同时代的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联结思想。《达洛维夫人》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始终钟情于“聚会”这一大英帝国传统而古老的集会方式,希望以此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联结交流。同时,“聚会”在该书中也象征着大英帝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礼仪,因此克拉丽莎希望借传统的聚会形式留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两本小说创作于同一时代,又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联结”这一思想主题,但是两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寄希望于未来,一个却沉湎于过去,凸显出作者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

关键词:联结;传统;聚会;玛格丽特;达洛维夫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1-0133-5

Connectedness in *Howards End* and *Mrs Dalloway*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nectedness Theme in the Two Novels

Fan Ying-b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4, China)

Connectedness is the key theme that E. M. Forster wanted to emphasize in the *Howards End*, in which the heroine Margaret tries to smooth the conflicts and build connection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Meanwhile, “connectedness” is also expressed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Party”, a traditional way of getting people together, serves for Mrs Dalloway’s main purpose of “getting people together” and maintaining old value and etiquette that regulates the im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ir old na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s connectedness theme of the two novels,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rgue that achieving or maintaining a certain kind of connection in the coming modern world is what both the authors try to express and impose in their novel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lies in authors’ belief and attitude towards this common theme.

Key words: connectedness; old tradition; party; Margaret; Mrs Dalloway

1 对过去的留恋

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和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都表达出一种与过去传统和文明联结并延续的强烈情感,流露出对英国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消逝的惋惜与无奈,有浓浓的怀旧感。在第19章,福斯特用无比激情与热爱的笔触描绘英格兰乡村的美景:“多少村庄、城堡映入眼帘!多少教堂,抑或消失无踪,抑或经久不衰!又有多少轮船、铁路、公路也是如此!朗朗乾坤,芸芸众生,各自需寻各自门!理性犹如 Swanage 海滩上

的浪花,渐渐退去;而想象的力量却在膨胀、延伸,直至印在英格兰这片土地上,并将它环绕”(Forster 1910: 131 - 132)。

《达洛维夫人》也表现出同样的对过去的留恋和向往,具有强烈的怀旧情感。尽管整个故事在一整天中完成,但是伍尔夫对现代写作技巧——意识流和自由间接隐喻的娴熟使用使读者与达洛维夫人一起徜徉于当下与过去、现实与意识之间。最开始,作者就交代了小说的历史背景:第一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还深陷在战争的阴

影中,既期待未来,又在过去中无法自拔,向往战争前的美好生活。与这条线索平行的是,达洛维夫人大病初愈,刚刚告别自己长期的病痛和抑郁,决定回到从前美好的生活。在 6 月的一个美丽早上,她不断地回忆年轻时与好朋友皮特、萨丽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时她可以跳舞、骑马、谈论文学。“德文希尔公爵府、巴斯伯爵府、那座装饰着瓷制白鹦鹉的府邸,她都曾看见过它们灯火辉煌的时候;她也记得西尔维娅、弗雷德、莎莉西顿——这么多的人;通宵达旦地跳舞;运货马车沉重缓慢地经过,向市场驶去;以及驱车穿过公园回家。但是人人都会记得过去的事;而她热爱的此时、此地、眼前的一切;出租车里的胖女人。”(Woolf 1960: 8)

在《霍华德庄园》中,我们也有一个个始终活在过去的人物,文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看上去与年轻这一代还有他们的汽车格格不入,却对老房和树荫蔽日的古树情有独钟。人们知道,她对昔日的生活满怀景仰之情。她深信,只有在过去才能获得与生俱来的智慧,尽管我们戏谑地称这种智慧为贵族品质。或许她并不是出身高贵,但是她执着地追及先人,并祈求他们的保佑。”(Forster 1910: 16)

她就是威尔科斯太太。尽管在小说中她过早地去世,其影响却贯穿整部小说。威尔科斯整个家族都是现代实用主义的代表,他们不关心文学和音乐、传统与文化以及内在的感受,他们只重视外在、利己并且功利。但是威尔科斯太太却是家中的另类,与达洛维夫人一样,她怀念过去,坚守过去的传统与美德。但是在这本小说中,过去传统的代表不再是“聚会”而是“霍华德庄园”。尽管不善言辞、因循守旧,但威尔科斯夫人是家中唯一懂得霍华德庄园价值的人:“对他们来说,霍华德只是一处房子,但是他们不知道对他们的妈妈来说,这所房子代表着一种精神,她为它寻找了一位精神继承者。对他们来说,霍华德庄园不过是一处房子,而他们的母亲却能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并为它寻找一位与其性灵相通的继承者”(Forster 1910: 104 - 105)。对她来说,霍华德庄园不仅仅是一栋房子,而是家园和根脉,沉淀着千百年的历史与文明,承载者宝贵的文化和传统,这一切早就超出了这栋庄园作为一处房产的价值。

或许她不善言辞,也不懂如此多的现代名词,但是她的行为却证明她真正地珍惜也了解霍华德庄园的宝贵价值,也明白自己的家人对其毫不珍惜,所以才想寻找一位真正懂霍华德庄园的继承者。只有这样,霍华德庄园才不会被破坏,才能完整地、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她的秉性行为本身就是过去与历史的最好体现,她本身就属于传统与过去。

无论是达洛维夫人还是威尔科斯太太,她们都表现出对过去美好传统的崇尚与怀念。尽管已是现代社会,但是她们还是活在属于自己的传统世界里,并且想方设法将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保存、继承并传递下去。达洛维夫人选择聚会这一传统的社交方式,希望大家从战争的噩梦中醒来,重新回到过去上层社会的生活中。而威尔科斯则是为霍华德庄园寻找一位精神继承者,一个像她一样了解、珍惜、保护霍华德庄园的人。为什么这两位同时代的作家都表现出了如此浓厚的怀旧情绪,如此关注逐渐逝去的文明与传统? 20 世纪初期,无论是英国的乡村还是都市,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科技相比 19 世纪有了更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剧。乡村和城市都经历的巨大的变革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以威尔科斯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家正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正是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而达洛维夫人和玛格丽特姐妹们代表的传统的贵族阶级的地位逐渐衰弱,受到新兴中产阶级的威胁。新兴的中产阶级大多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推崇现代生活方式,信仰科学,重视利益和发展,但却忽略传统和经典。精神信仰和传统在科学技术(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的巨大发展下岌岌可危,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步入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享受着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便捷,但是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精神寄托和信仰,生活茫然,不知所措。在《达洛维夫人》中就有这样的描写:“那辆拉着窗帘、神秘难测的轿车向皮卡迪里大街驶去,但依然受到人们的注视,依然以其不变的神秘而令人崇敬的气息引起街道两边人们脸上表情的波动……大人物隐蔽着过了邦德街,离平民只有一手之遥,这些人可能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只有咫尺之距”(Woolf 1960: 10)。

人们试图从经过的车中寻求一丝意义,车的

豪华庄严让他们猜想里面坐着的也许是女王或大臣。达洛维夫人也是如此,努力在这些所谓的不朽中寻找往日的足迹和未来的希望,固执地认为大英帝国的传统仍然有意义,仍然坚固不摧。20世纪初的许多文学家意识到人类面临的精神信仰危机,也流露出对过去美好传统的怀念。世纪末的诗人丁尼生曾经在诗中这样感慨:

庄严的船队在进发
驶向山下的海港;
可那消失了的柔黄的轻抚
与那静默了的声音竟在何方!
哗啦,哗啦,哗啦,
冲着巉岩的跟脚,啊海浪!
可那逝去的温柔美好时光
再也不回我的身旁。

2 对现实的反思

面对人们对往日传统的依依追寻,我们不禁会问,往日的传统,或者更具体地说,大英帝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玛格丽特、克拉丽莎以及威尔科斯太太不顾一切地保护它、追随它?传统在这两部小说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在《霍华德庄园》中,传统是玛格丽特姐妹推崇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是威尔科斯太太身上具有的美德,它最具特色的载体就是霍华德庄园本身。在《达洛维夫人》当中,传统则成了一系列的贵族传统和社交习俗,它们是上层社会遵循的社会规范,也是达洛维夫人一生的追求。可以说,她是活在这些社交传统中的,她享受聚会时高朋满座的荣耀,享受做女主人的荣耀。所以当战争结束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聚会,让往日的时光再回来。尽管都渴望与过去的传统相联结,两位作家对待“联结”思想的态度和信念却是大相径庭的。

相比之下,福斯特对未来表现得更加乐观。他相信只有联结才能有英国的未来。因此他在小说中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企图让读者意识到联结的重要性。在《霍华德庄园》中,我们看到,似乎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只有联结才能成就完美,让大家皆大欢喜。玛格丽特姐妹出生在书香门第,她们热爱并欣赏文学、艺术,懂得古老传统和美德的价值,推崇过去

的价值观。她们有着充满同情与友爱的心,怀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她们并不完美,敏感、冲动、过度宽容是她们的缺点,致使她们容易失去理智和判断力。威尔科斯家族则刚好与之相反,他们缺乏想象力,害怕表露情感,从不注重内心的感受。用海伦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内心世界”的人。他们从没有真正理解威尔科斯太太的真正想法和意图,也无法懂得霍华德庄园的真正价值。威尔科斯先生对情感的恐惧使他难以表达对自己妻子的爱慕之情。儿子查尔斯更胜一筹,由于自己的恐慌失措和缺乏联想力,居然误杀了李奥那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的进步需要这些人,他们也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优点。玛格丽特就发现了这一点。

尽管玛格丽特憎恨务实主义者对古老传统的破坏,担心物质至上主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打击,但是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威尔科斯先生这样的人建设着伦敦,推动着整个国家的进步:“我无心留恋帝国,但是却欣赏支撑着帝国的那种英雄主义精神。我对伦敦毫无兴趣,但是却敬佩那些建设伦敦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们”(Forster 1910: 82)。她明白她们怡然自得的生活是建立在威尔科斯先生这类人的辛勤和努力之上的,因此她对海伦这样说,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大英帝国的中流砥柱;没有他们的辛劳和智慧,帝国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和辉煌。“要是没有威尔科克斯们几千年来在英国的劳作生息,你和我不可能太平平地坐在这里,这世界上不会有火车、轮船供我们文化人乘坐;也不会有田园土地,而只会有蒙昧野蛮,甚至连这些也没有。要是没有他们那种气概,生活也许永远不可能超越原始的状态。我越来越感到,我不能领取我的收入而同时又对保证这种收入的人嗤之以鼻。”(Forster 1910: 138)正因为深深地了解威尔科斯先生这类人的特点,玛格丽特才被吸引,并决定“用爱使他变为更好的人”(Forster 1910: 192),最终嫁给了他。玛格丽特的抉择是对的,并最终改变了威尔科斯,使他最终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玛格丽特太善良了,不会介意这些,但是我会为她做主”(Forster 1910: 213)。小说的结尾处——玛格丽特、海伦以及她的儿子共同生活在霍华德庄园那一幕显示出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姻是成功的联结。玛格

丽特在小说末尾的那段话更加高调地表明了作者的意图：“人们对于变动的狂热才不过百年，它终将被一种根植于土地的文明，而不是变动的文明所取代。尽管现在远没有这种迹象到来，可我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希望，清晨的花园里，我们的房子既联结着过去，又通向未来。”（Forster 1910: 356）。

E. M. 福斯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并明确地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联结过去与未来、古老与现代。然而，在《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聚会却没有实现人们之间的联结。这与伍尔芙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态度有关，长期遭受精神抑郁的她对社会是失望的，她也把这样的人生观投射到了达洛维夫人的身上。

小说的背景是达洛维夫人大病初愈，心情好转，想要举办一次家庭聚会。而她的病也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这时的英国也是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这个世界的最新经历使他们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心中溢满泪水：泪水和悲哀、勇气和忍耐、一种极度正直和坚毅的态度”（Woolf 1960: 9）。而刚刚康复的克拉丽莎想要回到往日的传统中，这也暗示着广大民众在当时共同的期盼：“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Woolf 1960: 9）。

这段话是莎士比亚的晚期剧作 *Cymbeline* 的一句话，这部剧中兼有喜剧、浪漫与悲剧的成分，与《达洛维夫人》的创作颇有相似之处。而这两句名言则引于剧中的一曲哀乐，大意是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一生痛苦的挣扎，获得最终的安息。这也隐约地表达出整部小说的基调，作者对人生是悲观、失望的。于是，她笔下的克拉丽莎努力地找寻生活的意义与目的，尽管她这个阶层的妇女只是丈夫的附属。她最终发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即作一名传统的贵族阶层的女主人，而生命的意义在于社交。她想享受达洛维夫人这个称号带给她的一切，享受大家集聚一堂的热闹。她的意义在于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比如通过自己举办的聚会。无论生活中遭遇了怎样的郁闷与不顺，她都会遮掩起来，在大家面前她要永远是耀眼光鲜的达洛维夫人，是完美高贵的象征。就像小说聚会前夕，尽管她的精神透露着涣散与不安，仍会强打起精神，缝补衣服，装扮房间与自己，让自己像“钻石”一样闪亮。她仍然将自己看

做他们的避风港，希望为大家带来快乐与享受，所以努力掩饰自己的压力与紧张。

作为一种社交活动，聚会是达洛维夫人生命的目的之一——把亲朋好友集聚一堂，但是参加聚会的人们能够真正地彼此联结交流，能够满足达洛维夫人的完美期待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达洛维夫人的朋友们不是聚会的信仰者，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聚会的真正意义所在。他们只是机械地遵循着属于他们阶层的传统的社交方式与价值观，与达洛维夫人不同，这些人仅仅是传统和价值观的传递者和维护者，却从不懂其中的真正含义。伊丽莎白对狗的热衷，男宾们对酒的热情以及克拉丽莎对客人们的关心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可怜的退伍兵赛普提斯自杀事件的关注程度。

更引人深思的是，克拉丽莎的聚会还邀请了赛普提斯的压迫者之一，也是令人窒息的英国贵族阶层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先生。还有一个代表性的英国上层人物——克拉丽莎的海伦娜姨妈，这位枯燥的植物学家一生都在坚持压抑情感和任何有趣的话题，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制作植物标本，将新鲜的花朵夹到书本中，使它们干瘪枯萎。这一兴趣也暗示了她的愿望，即试图束缚人们的灵魂以符合英国古老传统的条条框框，同时也表现出现代科学研究对传统美学、价值观过于简单的理解和认识。聚会上最令克拉丽莎感到骄傲的来宾当然是首相先生。在伍尔芙的笔下，这位首相先生是一位既有点可笑又令人怜悯的可悲角色，因为活在公众世界中的他在拼命地寻找英国的象征、英国的精神、英国的未来，但却一无所获，在传统与现代的旋涡中打转。当时的社会体系是空洞、无序的，但是克拉丽莎以及她的客人们却一直还在坚守着它，一成不变就意味着失败。

小说的结尾也是韵味十足的。克拉丽莎暂时离开会场，在二楼的阳台上思索老兵赛普提斯的死。虽然与死者从未谋面，但她却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与熟悉感。她终于意识到，他是满怀勇气地结束了自己毫无意义、一无所获的人生：“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这样的东西被闲谈包围，被毁损，黯然失色；每天都在腐败、谎言、闲扯中逐渐失去它。而他保存了这样东西。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种传递思想的努力”（Woolf 1960: 165）。尽管伍尔芙以一个开放式的

结尾结束该小说,给读者自由想象和诠释的空间,但其实她对英国上层阶级的悲观伤感的态度贯穿着整部小说。聚会,在伍尔芙看来,只不过是空虚的社交礼仪,早就失去了其原本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3 结束语

作为 20 世纪英国本土最著名的两位现代作家,伍尔芙和福斯特不约而同地选择“与过去传统联结”这一思想作为其小说的主题,这绝不是巧合。如果我们看一看福斯特的早年生活,会很容易看到左拉、乔治·摩尔以及肖伯纳的影子。同时,福斯特还与罗杰弗莱、里奥纳多、伍尔芙有过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这些作家连同伍尔芙本人都是布鲁姆思小组的主要成员,而这一文学团体的主导思想就是艺术之美的沉思以及人际关系的培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福斯特否认自己完全认同布鲁姆思小组的主流思想,但是他确实受到其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的巨大影响。例如,在福斯特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主题思想。此外,奠定其时代基调的历史背景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开始盛行。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逐渐被遗弃,人们失去了往日的信仰和道德标准,为追逐利益和金钱而不顾一切。世界从过去的经典有序变成现在的纷乱无序,国家之间也爆发了为争夺资源和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伍尔芙和福斯特两位人文主义大师都看到了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并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

现这一主题,为人类起到警醒作用。只不过两人的人生态度和看法不同。福斯特是乐观的,坚信未来扎根于过去,过去能成就美好的未来,只要有人将两者很好地衔接。而伍尔芙则是悲观的,她相信过去的传统正在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变为空空的形式,而未来也是未知的。

参考文献

- Advani, R. *E. M. Forster as Critic* [M].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4.
- Batchelor, J. *Edwardian Literature* [A]. *The Edwardian Novelists* [C].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Co., 1982.
- Blanchard, M. *Socialization in Mrs Dalloway* [J].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iler, Woolf, Wright and Others*, 1972 (5).
- Bloom, H. *E. M. Forster* [Z].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 Cavaliero, G. *A Reading of E. M. Forster* [Z].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 Comer, J. *E. M. Forster: The Personal Voice*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
- Daugherty, Beth Rigel. *There She Sat: The Power of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in To the Lighthouse* [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91 (8).
- Dowling, D. *Bloom sbury Aesthetics and the Novels of Forster and Woolf* [M]. Hong Kong: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 Edwards, M. *E. M. Forster: The Novels* [Z].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Forster, E. M. *Howard Ends* [Z].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0.
- Woolf, V. *Mrs Dalloway* [Z].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0.

收稿日期: 2008 - 07 - 03

【责任编辑 李洪儒】